

罗马帝国 宗教整合的熔炉

聂冰若

(哈尔滨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 哈尔滨 150025)

摘 要 罗马帝国时期,多种宗教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碰撞与交流,各种类型的宗教思想和宗教仪式在一个共同的行政区域内不断地进行着广泛的整合。帝国就像一个大熔炉,融会了多种宗教的精华,最终缔造了崭新的帝国新宗教——基督教。这个过程非常神奇,也是纷繁复杂的。对这个过程进行一定的整理和分析,试图寻找宗教整合背后的历史原因。

关键词 罗马帝国 宗教 整合

中图分类号: B9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2589(2011)25-0102-02

帝国建立伊始至帝国后期,即约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4世纪,罗马的宗教经历了重大的转变,从一个地域性宗教转变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以一个一统天下的万民宗教——基督教为帝国的宗教演变画上了句号。在这个过程中,罗马的宗教与帝国境内的希腊宗教、东方宗教相互并列,彼此交流,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思想内容上,罗马帝国的宗教以战场上纵横捭阖的姿态整合着各民族、各区域内的宗教和信仰,使帝国不但在地域上完成了空前的统一,在宗教领域和信仰上也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一、与希腊宗教的整合

罗马宗教与希腊宗教的交往由来已久。公元前5世纪时,罗马人已经开始崇拜希腊的丰产女神德墨特尔,并于公元前431年开始崇拜希腊太阳神阿波罗^{[1]352}。公元前216年坎尼会战后,罗马人到希腊的德尔菲神庙求谕。如果说罗马共和前期是罗马宗教希腊化的开始,到了共和后期和帝国时期,罗马宗教的希腊化演变开始进入实质性的发展阶段,罗马的神祇开始像希腊神那样与人同形同性,几乎每个罗马神都可以在希腊的神话体系中找到相对应的神,只是名称发生了变化而已。希腊的万神之主宙斯变身为罗马主神朱庇特,希腊谷物女神得墨特尔成了罗马的刻瑞斯,罗马的火神伍尔坎是希腊神话中火神赫淮斯托斯的变形,罗马的维斯塔形象源于希腊的灶神赫斯提亚^{[2]119}。罗马人被希腊的文化征服,罗马的神灵也与希腊的神灵攀亲附会。希腊的维纳斯成了埃涅阿斯的生母,成了罗马尤利乌斯家族的始祖先人。

埃琉西斯秘仪是希腊人长久以来传统的崇拜仪式,崇拜的神祇主要是地母神、酒神和冥神。它的崇拜方式秘密而肆狂,是民间传统的个人宗教。在罗马占领整个大希腊的时候,秘仪的团体蔓延了整个罗马国家^{[3]155}。罗马人广泛

接受了这种个人虔敬的信仰方式,特别是罗马的帝王们也先后以私人的名义加入了秘仪,使其影响力更加广泛。从共和末期的独裁者苏拉始,皇帝奥古斯都、哈德良、康茂德、奥勒留、安东尼乌斯等都是埃琉西斯秘仪的入会者。于是埃琉西斯秘仪丧失了先前在希腊时期秘仪管理上的独立性和自由性,沦为罗马统治者巩固统治、扩大帝国影响的工具。

希腊人对宗教的虔诚也感染了罗马人,西塞罗曾说:“我们的共和国之所以像今天这样伟大,完全是因为我们竭尽全力取悦于不朽的神祇的缘故。”^[4]罗马人凡事皆要求于诸神,到了帝国时期,经过传统宗教的复兴,帝国内更是到处充满了宗教气氛。在贺拉斯和维吉尔的诗作当中无不体现着罗马保护神对国家的忠诚守护和神的力量的至高无上^{[5]105}。希腊的神话系统塑造了罗马宗教的“神谱”,同样,希腊人对神的虔敬也在精神气质上塑造了罗马人。

希腊的宗教文化征服了罗马,罗马虽然文化落后,但凭借强大的武力和国家机器将希腊的宗教文化发扬光大。于是,罗马的神逐渐“希腊化”,希腊的神也逐渐地“罗马化”。

二、与东方神秘教的整合

随着罗马帝国领土不断扩张,小亚、叙利亚、埃及、波斯等地相继并入帝国版图,那些当地的神秘宗教也随之变成了罗马境内的少数族裔宗教,罗马人也开始了与这些东方神秘教更多的接触,这些原本的异国宗教不可避免地被融入到罗马国家的宗教气氛中。公元前31年,随着罗马对托勒密埃及的征服,埃及的伊西斯女神来到了罗马世界,起初她是埃及人自己的偶像,后来变成了整个罗马世界的女神。她的圣像曾在多瑙河、莱茵河及塞纳河各流域被发现^{[3]387}。这种对于女性母爱和对死亡的恐惧远远超越了国界,凸显了普遍性的意义,成了帝国内广大民众的普遍信仰

之一。

同样的母性之神也来自小亚和叙利亚,那里的母神库帕勒早在公元前204年被引入到罗马,成为了罗马国家境内第一个亚洲神灵^[154]。库帕勒与丈夫阿提斯的故事同样在帝国境内感动着无数的罗马人,他们抛去了民族隔阂与种族界限,深深地为母神的故事所感染,仿佛这些故事就是自己身边的事情一样叫人感同身受。罗马人每到春季,便通过游行、祭奠来表达对生死之神的敬仰。

女神是希腊宗教崇拜的主要对象,而尚武的罗马人对于男神似乎更是情有独钟,密特拉神就是一例。密特拉神崇拜是太阳神崇拜的一个变种,起源于印度和波斯,在公元90年后传入罗马^[160]。波斯密特拉教具有波斯地区善恶二元思想的典型特征,在罗马帝国境内与罗马传统宗教思想相互碰撞,形成了一种新的神秘主义宗教,即罗马密特拉教。它在军队中尤为流行,成为普遍性的信仰,并扩展到莱茵河和不列颠等帝国的边陲之地。

这些来自东方的神秘教,无论是宗教思想还是崇拜的外在形式,在帝国时期都变得越来越罗马化,那些单纯地追求个人宗教感受的忘我的宗教迷狂,在罗马政府的制约与打击中变得越来越小心谨慎。面对新的生存环境,这些异教不得不用新的理念和仪式来博得统治者的认可。同时,罗马人特别是下层百姓,不断摆脱着繁文缛节的程式化传统,吸收着东方宗教中的利己主义和令人迷醉的来世得救观念,唤醒了他们压抑心底的个人宗教情感与需求。东方与罗马相互之间的整合在交流中产生,在矛盾中发展。

三、王者崇拜与传统崇拜的整合

罗马的宗教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本身就是政治的工具,这也培养了罗马人在宗教上的功利主义心态。罗马的传统宗教是多神教,即在神系当中以主神为中心辅以众多辅神共同主宰天地,这也是共和国政治统治的基本模式。在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共和国的统治已经不适合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于是从苏拉到恺撒,个人的一言堂和独裁逐渐由明到暗地破坏着共和国的体制,独裁者甚至开始神化自己,王者崇拜初见雏形。

奥古斯都创立了元首制,也创建了对元首的崇拜。虽然王者崇拜古已有之,但罗马的王者崇拜显然有着自己的特色。奥古斯都一方面重建传统宗教信仰和道德;另一方面,他却纵容行省对他的崇拜与神化,甚至暗中鼓励^[170]。于是通过将现实中的王者神化,使共和国名存实亡,可见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密切关联。于是奥古斯都在传统崇拜与王者崇拜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奥古斯都要的不仅是帝国在表面上领土的统一,还要思想和文化上的统一,而将王者的神格化是一个达成目的的有效的手段。他巡视各个行省,力促当地的罗马化,但又不能用强迫的手段,这时,王者的个人风范和魅力便成了一个有力的武器。

王者崇拜在奥古斯都之后被历代帝王效仿,逐渐成为常例。到了公元2世纪,王者崇拜堂而皇之地成为了帝国国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早期基督教在整合中的地位

基督教诞生于罗马帝国时期。起初,基督教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宗教,但帝国境内多教并存的大环境为它提供了充足的养料,基督教可以广泛吸收各教之长,为自己在新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创造有利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无论在教义上还是仪式上,都对当时流行的主要宗教进行了充分的整合,使基督教自身不断壮大。可以说,基督教与他教的整合是帝国各种宗教之间整合的缩影。

在希腊和东方宗教中,像狄奥尼索斯、伊西斯、库帕勒和密特拉教等,都或多或少存在着“救世主信仰”,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景吸引教众。基督教显然融合了各教在来世得教的信仰中抽取了合理的内核,将最广大的民众作为其教义推广的对象,体现了真正的博爱、怜悯和安慰。对于那些苦苦挣扎在帝国铁蹄下的百姓来说,这是抚慰伤痛的最佳良药^{[8]196}。

流行于帝国的各类宗教无不带有善恶二元的理念,帝国时期,这些善神开始不断合并,形象也开始归一。对于求救于无所不能的神成了所有宗教最后的归宿。无论是狄奥尼索斯神、伊西斯神还是密特拉神,在信徒传教的过程中,他们的功能都在不断扩大,逐渐向万能的主宰者靠近。基督耶稣原本是凡人,后来不断演变成“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宗教心理不断整合的必然结果。

基督教深受埃及宗教的影响,基督教在入教时所行割礼,显然是从埃及学来的。另外,基督教仪式中用麦饼和酒作为圣餐的食物也可以在奥西里斯的祭文上找到相似的描写。在伊西斯教仪式里的“洒圣水”、隆重的游行和圣母的形象都为后来基督教的仪式整合埋下了伏笔。基督教的人教仪式同时深受密特拉教仪式的影响,密特拉教的洗礼、献祭和共餐都与基督教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五、整合的历史意义

罗马帝国时期的宗教整合使宗教跨越了民族和人种的差异,在广阔的地域里形成了统一的宗教文化与宗教心理。罗马人通过武力征伐广泛播撒罗马宗教文化的因子,同时融合了异族的血统,成就了新的宗教,开辟了新宗教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 [1][美]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宗教思想史(上)[M].晏可佳,吴晓群,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2]赵林.西方宗教文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 [3][美]威尔·杜兰.恺撒与基督[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9.
- [4][古罗马]西塞罗.神性论:第3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 [5][美]凯莱特.宗教的故事[M].鲁国臣,刘宗峨,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 [6]M.J. Vermaseren. Mithras, the secret god[M]. London: Chatto & Windus Ltd, 1963.
- [7]John Ferguson. Amongst the Gods[M].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 [8][美]HG威尔士.文明的溪流[M].袁社,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姚丽)